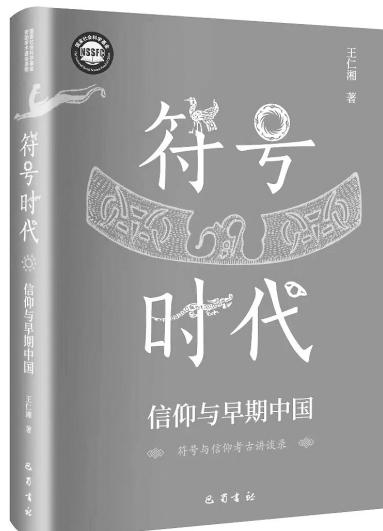




重推

从史前符号解码文明起源

□ 彭邦本



马家窑文化旋涡纹彩陶双耳罐 临洮县博物馆藏

作为深耕田野考古与文献研究的学者,王仁湘的《中国史前饮食史》《饮食与中国文化》《中国古代人物图像资料》等系列著述,皆以灵动文笔诠释深奥学术,将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向大众娓娓道来,诠释了雅俗共赏的妙谛,堪称学术大众化的典范。此次他的新书《符号时代:信仰与早期中国》(下文简称《符号时代》),不仅延续了以往的风格,还带来一系列学术新见。

作为史前符号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该书凝聚了作者在“符号时代”领域半个多世纪的深耕成果,依托对全国各处考古遗存的熟稔掌握,通过缜密的考古研究与学术理论,从符号视角构建起对早期中国信仰世界的系统阐释,深入探讨中华文明起源及文化绵延的深层根源。

该书始终紧扣史前文明起源这一核心命题。首章“方圆之间”解析方圆图符象征的天地、阴阳世界观;次章“见日之光”揭示各类符号背后的太阳崇拜;第三章“四方神系”探索史前“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方神符号对应的空间体系;第四章“合欢轮回”剖析寄托古人“平安快乐”“人际和谐”等美好情感希冀的图形符号;末章“众神之像”呈现史前神像建构的虚拟世界,以及它们背后的艺术和信仰。

该书在学术探索上,取得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突破:

第一,作者通过深入探究史前符号与信仰世界,为中华文明起源路径的形成提供诠释,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中华文明从涓涓细流逐步汇聚成波澜壮阔的江河这一发展历程的认知。

该书通过考古发现,实证史前中国存在着一个符号时代。在文字出现之前,符号已经统领着一些特定区域的人群,并影响着他们的思维模式与行为范式。作者经充分研究指出,白陶压刻、玉石雕琢、彩陶描绘,构成三次史前艺术浪潮,留下了类同的神形。各区域先民依循相同的符号在信仰体系层面达成广泛认同,彼此相互理解,为文明的起源与形成源源不断地注入精神动力。作者通过实证研究指出,獠牙神面和八角星纹等在史前被大范围长时段认同,生动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开放与包容。在中华广袤地域间的交流进程

再者,寄托美好情感寓意、如今广为流行的中国结,其身影不仅浮现于汉代画像砖的合欢结图像之上,早在春秋时代的铜器纹饰中便已初现端倪,甚至在近6000年前的崧泽文化陶纹里,就已出现类似的编织图形。自西周以来,人们对同心同结的歌咏喟叹从未间断。

不同时空下,对以阴阳、太阳、合欢结为代表的古老信仰的坚守、认同与传承,凸显华夏文化根脉的坚韧顽强,彰显文明的生生不息、绵延不绝,这些源远流长的精神、观念至今仍深深浸润着我们的生活。

第三,作者立足思维与精神维度,开创性地解读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为早期中华文明研究开拓了崭新的思路与方法。探索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是深化我们对中华文明认知的关键环节。相较于古埃及、古希腊、古印度、古印第安等古文明研究,我们对早期中华文明精神与思维的剖析相对薄弱,而该书正是作者在此领域深耕探索的结晶。诚如作者所阐述,符号提炼是形象思维的结果,它强调象征意义,人类因信仰而创造符号,不仅传递思想、信仰,亦承载艺术内涵,人类智慧于符号的孕育与演进中持续升华。作者从早期中国纷繁复杂的符号与信仰世界中,提炼出五个紧扣人类生存发展的核心概念:象征地与天、阴与阳,构建出真实世界和虚拟宇宙的方圆图符;象征生命之源,为人类带来温暖、光明、希望的太阳符号;象征空间与方位,对应人类生产生活所依附的地理环境——天空、陆地、河海的四方神符号;象征美好期许,为人类提供情感支柱和慰藉的合欢轮回符号;象征人格目标,为人类带来精神支柱与勇气的神像符号。围绕这些主题,通过对考古资料、文献资料的广泛搜集和深入研究,作

者从思维与精神的角度,对中华文明的形成等重大议题,展开审慎且具有原创性的阐述,填补学术空白,建树颇高。

文化是构成人类社会与其他生命世界本质区别的特殊表征,文明则是人类文化发展的高级阶段。而人类精神世界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创造物之一,就是内涵极其丰富而形式多元多样的具象—抽象符号和符号体系,不仅具有明确的形式,亦具有约定俗成的名称和意义,王仁湘称之为形、名、义。毫无疑问,作为文化发展高级阶段标志的文字,也是一种符号,而且是内涵最丰富复杂、表述最准确自如、识别力和传播力最强的符号系统,因而产生了最广泛广阔的认同度。因此,文字及其应用于记录人类社会信息,最早成为经典的文明时代标志。

然而,作者并没有停留于此,而是立足于其长期研究史前和早期符号、成果丰硕的扎实基础,进而鲜明地提出:“文字的出现,一定与符号相关;文明的形成,也一定与符号相关。”尽管“史前创制的符号并不是文字,却具有准文字意义,甚至发挥了比文字更重要的作用”,并大胆推测“或许不久的将来对文明时代关于文字标准的定义也会发生改变,文明史的长度也会大大向前延展”,此说意味着,在一定条件下,符号本身就可以成为文明的标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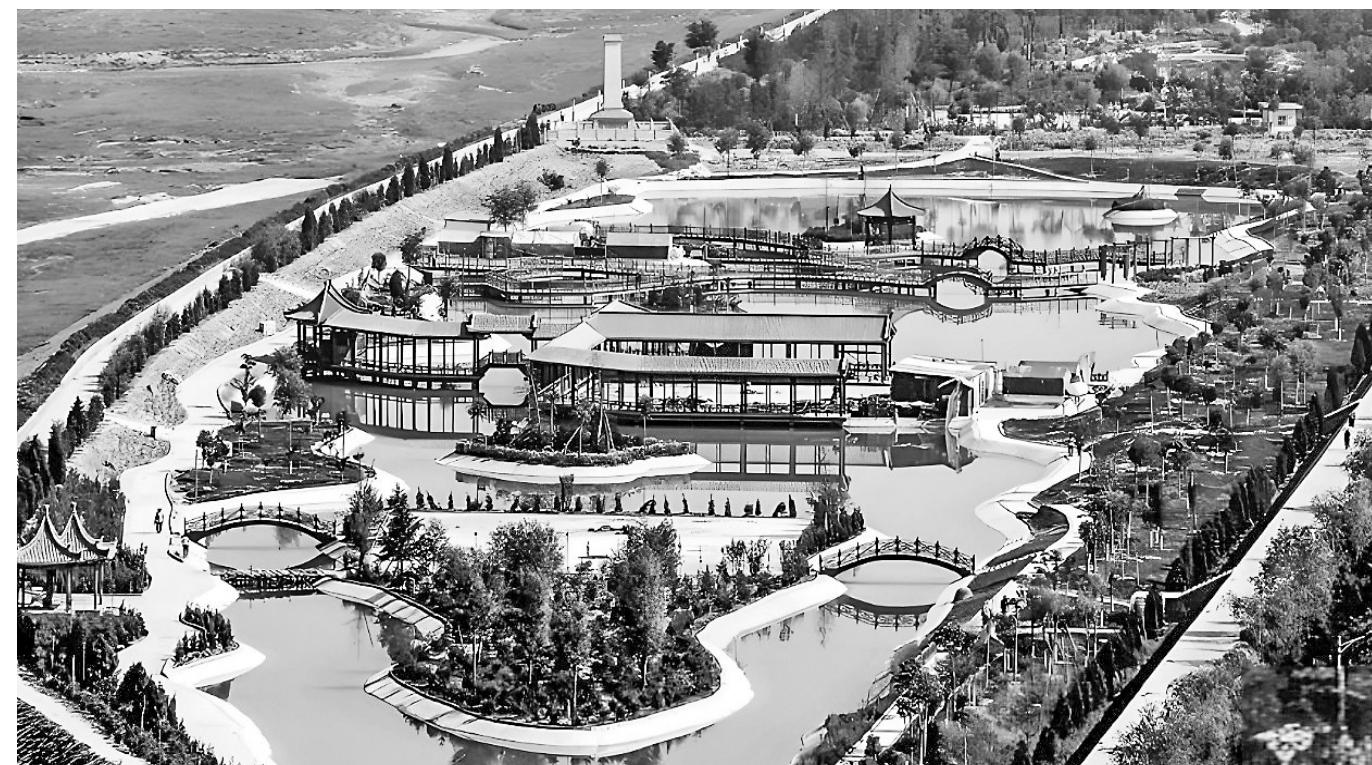
总而言之,该书紧扣史前时代中华文明孕育诞生这一核心主题,以符号、信仰、思维为探索路径,展开独具匠心的研究。无论是学界同仁还是社会大众,都能从中汲取深邃持久的文明力量与丰饶醇厚的学术养分。

(《符号时代:信仰与早期中国》,王仁湘著,巴蜀书社出版。作者系四川大学古文字与先秦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中,符号承载并被用以传递思想、信仰、艺术,促使不同地区间形成文化认同,为融合与发展奠定了文化基础。

第二,作者凭借丰厚的资料储备,深刻阐释了史前时代孕育的华夏文明根脉,以及其与当今中华文明之间的脉络关联。作者洞察到商周青铜、玉器上的龙虎纹,实为早期阴阳观的具象化,可追溯至以庙底沟文化为代表的彩陶纹,以及湖北天门石家河文化玉神像。

作者精细梳理的太阳崇拜体系尤其具有启发性。高庙文化“飞翔”的獠牙神面展现了人们对太阳的崇拜,而辐射中国西南地区的三星堆文明出土的青铜神树,更是将太阳崇拜的神话演绎得栩栩如生;在距今7000年的河姆渡遗址上,出土的象牙上已经有双凤朝阳刻纹,与3000年前成都平原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箔相映成趣。



秦安县葫芦河生态公园景观 资料图

美文

背草筐

□ 厉彦林

草筐这种农具,如今基本见不到了,只是偶尔会在村史馆、农耕文化馆里露面。

草筐大多用藤条或柳条编织而成。它近一米高,底部是平的,侧壁根据需要确定弧度、厚度,开口处加厚收紧,这样耐磨,盛东西稳当。草筐能手提、臂挎或者肩背,用途很广泛,带着它上山下田、逛菜园,既能装柴草,又能盛蔬菜、玉米、地瓜,还能装捡拾来的牲畜粪便。

草筐,是最普通的农具,没有大雅之堂可登,它经常出现在猪圈旁、草垛边、锅灶前。像我这样上了一定年纪、有过农村生活经历的人,应当都背过草筐。与草筐有关的记忆,让我刻骨铭心。

那时,农村家家户户养鸡、养猪、养羊,有的还养牛、养驴。于是,薅草喂牲口,成为孩子帮衬家长的活儿。孩子们放学后便背上草筐,跑进山野沟壑一边薅草一边玩。在星期天和麦假、秋假、寒假,背草筐更是家常便饭。

俺村坐落在丘陵之上,西北方向有座山,满山都是灌木叶和野草。然而每年入冬后,树叶都落了,野草也黄了,捡来的柴草根本不够烧火做饭。于是,老人和孩子常常背上草筐跑到沟汊树林、田埂地堰拾草,用竹筢子搂草、搂树叶,那路旁和树林

的地面都被搂得很是溜滑。

背着草筐拾草,这活儿又脏又累,但其中也有快乐。夏天,河边和树林里各种各样的野草长得又高又快,树上也有不少枯枝,不一会儿就是一筐。拾草的过程中,我们接触到自然界的各种小动物,比如蝴蝶、蚂蚱、老鼠、青蛙……我们还常常爬到树上看鸣蝉、喜鹊和各种鸟窝,在溪流里抓小鱼、小虾,在河沟里捉河蟹,有时顺手摘到酸涩的野果,咬一口一咧嘴,舌头都不听使唤。黄昏时分,远远地看到自家的烟囱冒出了浓浓的炊烟,就赶忙背起塞得如小山包一般的草筐气喘吁吁地往家赶。一路上,心中满是甜蜜和幸福,我为自己分担了家庭责任而感到自豪。进了家门,饭菜香瞬间扑鼻而来,禁不住高喊一声:“娘,我回来了!”娘应声道:“好,快洗手吃饭!”一股暖流立刻直抵心窝。

我也有偷懒的时候。记得那年冬天,旷野里刮着干冷的西北风,我兜里装着一本刚借来的连环画《地雷战》,和比我小一岁的堂弟去拾草。一到西北岭,我就把草筐扔在一边,裹紧肥大的棉袄,蹲在沟底的背风处,如饥似渴、如痴如醉地看起了连环画,那是多么美好

的时光!一晃,天就黑了,可草筐还瘪着,于是赶紧在筐底放了些枯树枝,再盖上匆忙搂来的一点枯草。我知道造假理亏,胆怯地回到家,把草筐匆匆塞在草垛旁。

1974年冬,我正上高中,学校搞勤工俭学,草筐一夜之间变成了粪筐。爷爷说:“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老师讲:“没有大粪臭,哪来五谷香?”拾粪被当作一门课程对待,还算分数。我家离学校较远,早上天还没亮就背着书包,带上铁锨、粪筐出发了,如遇上大块的牛粪,心头自然一阵欣喜。冬天的粪便上了冻,便于整体铲拾,只是费点劲。偶尔遇上拾粪的同学,我们还会相互谦让,再逗笑一番。赶到学校交上粪,把粪筐依次排好,洗完手,整理好衣裳,上课的钟声就敲响了。现在想来,那是一道极具年代感的独特的校园风景。

如今,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为饲料和柴草而发愁的日子一去不复返,孩子们都生活在蜜罐里。回想起背草筐的过往,我既感辛酸又感幸运,它让我亲近了大自然,享受了劳动的快乐,也更加珍视生活的美好。

(摘自《光明日报》2025年2月14日)

书评

鹰隼在明亮的长空飞过,斑驳的木简被汉时的流沙掩埋尘封,只有风知道那些过往,但风亦缄口不语。烈日下,烽燧边散落的木简不管不顾地要说出一切。从20世纪初王国维与罗振玉合著的《流沙坠简》问世以来,简牍学逐渐开始成为一门显学。

中国的历史书写大多聚焦于帝王的成败,帝王的进退与历史的走向息息相关,彼此成就,互为表里。除了官方史书,也有满是窃窃私语的野史,一般作为传统史官笔下历史的补充和附会。然而,正是那些被视作野史,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让人们津津乐道,乐此不疲。

马丽的著作《“简”读中国:敦煌汉简里的丝绸之路》,介于两者之间的空白地带,用真实存在过的历史——那些微小的、碎屑一样的片段,那些曾被习惯于记述宏大事件的史官们轻易抹去的细节——去探寻一个更加细微和未被粉饰过的丝绸之路。

比如那些走进大漠荒原的和亲公主们。

在汉武帝时期,江都公主刘细君远嫁乌孙,后因病去世,留下了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在史书上除了“少夫”这个名字,并未留下更多记载。然而,她在汉简里出现了:“右乌孙公主女少夫遗质子马一匹。”这时的少夫公主已经长大成人,她特意为象征与汉朝结盟的质子赠送了一匹马。此举表明,少夫公主继承了母亲的遗志,也曾为维护汉朝西域的和平稳定作出过贡献。这一结局,为英年早逝的细君公主的一生谱写了一个令人欣慰的尾声。

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了许多与解忧公主相关的简书。每当国家危难之际,她总能力挽狂澜。这个继细君之后和亲乌孙的公主,在西域经营数年后,建立了强大的政治势力。她的儿女们往来长安,亦有相关汉简记载。孤死首丘,出生在楚地的解忧公主最终还是回到了长安,并于次年去世。

此外,亦有贸易往来。

康居国的使者对于自己膘肥体壮的白骆驼被酒泉太守定级为“羸弱”的黄骆驼感到十分不满,因此上书长安,请求评判。于是,层层下发了彻查的指令——两千多年前的委屈,如今依旧能从斑驳的木简上感受到。

□ 周鑫

当然,还有市井生活。“在汉代,上至达官显贵,下至平民百姓,都将饮酒作为消遣娱乐的方式”,这一点,许多汉代文物可以佐证。如马王堆出土的“君幸食”“君幸酒”酒盏,以及悬泉置遗址出土的一封邀约信:“少酒薄乐,弟子潭堂再拜请。会月廿三日,小浮屠里七门西入。”即使隔着两千多年的岁月,仍可以感受到那些谨慎又热切的期盼。这位潭堂先生的友人不知是否赴约,但这枚汉简保留下了那一瞬的光影。

我们循着汉简里的只字片语追溯,看到历史,看到纷争,看到普通人,亦看到我们自己。

这一刻,分不清是你们还是我们,抑或大家都在。

(《“简”读中国:敦煌汉简里的丝绸之路》,马丽著,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滴水藏海

心有所畏

□ 霍锐敏

“心有所畏”意即对待万事万物皆要有敬畏之心。明朝方孝孺有言:“凡善怕者,必身有所正,言有所规,行有所止,偶有逾矩,亦不出大格。”后由这句话引申出了“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

“畏”,始见于商代甲骨文,其古字形状是手持棍棒一类器具的鬼怪的形象。“畏”本义指恐惧、害怕。又引申指敬畏、敬服之意。《论语·子罕》中说:“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如今也。”是指年轻力量很有可能超过前人,值得敬畏。“心有所畏”亦告诫我们,作为党员干部当怀一颗敬畏之心,方能有原则、有底线、有担当,方能事有所成、心有所安。

“心有所畏,当敬畏法度。”《明史》中记载:一日早朝,明太祖朱元璋问群臣,天下何人最快活?大家众说纷纭,或曰金榜题名者,或曰功成名就者,或曰富甲天下者,不一而足,却皆未获赞许,唯独大臣万钢曰“畏法度者快活”时,朱元璋点头称是,赞其见解“甚独”。“人有所畏,则不敢肆为”。古人云:“畏则不敢肆而德以成,无畏则从其所欲而及于祸。”一旦没有敬畏之心,往往就会变得肆无忌惮、为所欲为,法若为摆设,人欲则无法无天。恪守纪法,时刻保持敬畏之心,方可守住底线,站稳脚跟。

“心有所畏,当敬畏权力。”常言道,“人有所畏,其家必和;官有所畏,其政必兴;事有所畏,其业必成。”有所畏惧的人,不敢放肆,不会为所欲为,心有约束,也就能修身养性;如果无所畏惧,做什么事情都随心所欲,必定会招致灾祸。据《左传》记载,春秋宋国大夫正考父,官拜上卿,依然对权力保持敬畏之心,他在家庙鼎上铸下铭训:“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偻”“伛”“俯”三个动词,生动展现出他的谦虚谨慎。“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厉民之事,毫末必去。”只有懂得敬畏权力,把权力用来为人民服务,才能真正体现其价值。

心存敬畏,当敬畏民众。孟子有言:“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意思是说,统治者治理天下,只有老百姓的利益为重,坚持民为邦本,让老百姓满意,江山社稷才会稳定和巩固。所以“民为贵”,民心不可欺,民意不可违,当心存敬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所以只有对群众心怀敬畏,才能获得支持拥护,站得牢,立得住;如果忽略了人民,就会被人民所抛弃。

心存敬畏但绝非无所作为。

常怀敬畏之心,常惧纪法之威,方能稳得住心神,管得住手脚,经得住考验,不为利诱,不为物惑,不为名累,真正在自己的岗位上有一番作为。

(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报》2025年1月17日)

启事:凡因条件所限,未能及时取得联系的作者,敬请与本版责任编辑尽快电话联系,以便为您付酬。